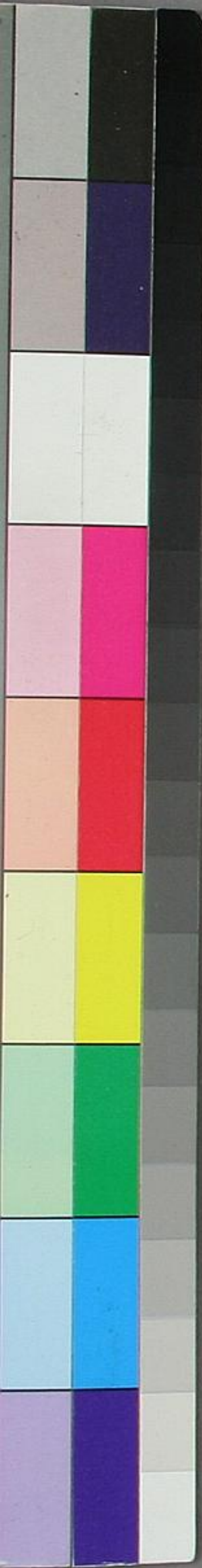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

後集  
自一至三

四

13  
583  
4



13  
583  
卷 4

讀後集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  
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  
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  
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卽安石尚論曰君  
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  
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  
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尚死帝自爲碑文  
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

光帝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  
 乃卒不見用者菲薄其才也菲薄舊人而思凌越  
 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  
 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鳳寧之罷斥猶得為元  
 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  
 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羣宵側目伺間乃  
 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  
 司馬六七公在矣帝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

而諸賢恬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  
 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其力韓公無少忤司馬  
 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  
 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勅韓公又  
 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  
 而已此為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  
 為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  
 人殘之易為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  
 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

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張采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總目

宋晦菴先生朱熹纂輯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明後學婁東張采評閱

茂苑宋學顯 叅正

當湖馬嘉植

第一卷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琦

第二卷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弼

參政歐陽文忠公 修

第三卷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彥博

參政趙康靖公 槩

參政吳文肅公 奎

參政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樞密胡文恭公 宿

端明蔡公 襄

尚書王懿敏公 素

集賢學士劉公 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 介

參政趙清獻公 抃

御史中丞呂公 誨

御史中丞彭公 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鎮

第六卷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亮

丞相荊國王文公 安石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侍講呂公希哲

詳見外錄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肇

內翰曾文昭公肇

內翰蘇文忠公獻

第十卷

門下侍郎蘇公轍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門下侍郎韓公絳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尚書左丞王公存

第十二卷

蘇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丞相劉忠肅公 華

樞密王公 巖叟

諫議劉公 安世

第十三卷

內翰范公 祖禹

侍郎鄒公 浩

諫議陳忠肅公 公權

第十四卷

康節邵先生 雍

詳見外錄

密學陳公 襄

秘書丞劉公 恕

節孝徐先生 積

正字陳公 師道

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

明後學張采受先詩闕

宋學顯今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一人事仁宗英宗神

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一  
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

從官皆賀於殿上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筮



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爵卑。元職事亦

未嘗苟且。並家傳

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傅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

相器也。明氏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人。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

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上於執政

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

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偁

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名上名不報。公

抗疏乞出。上乃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執政。韓億。石

中立等。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

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

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

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行狀

民間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

申諭。夫幾言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

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既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人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又地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兩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

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公從之。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二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公為諫官二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

章為一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人畧曰諫止於  
理勝而以至誠將並家傳

以益利路人饑為體置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  
入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精禁軍一人充軍  
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數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  
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  
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  
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  
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餽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  
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家傳

警報第一義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  
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效馳至延安則羌  
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  
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民收召豪傑與之  
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  
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  
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  
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  
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  
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竦都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  
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  
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  
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  
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  
月來上策復會議乃畫攻守策求中次公馳驛  
奏闕下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  
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  
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戍數十城寨彼  
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

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  
兵惴然守界壕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  
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  
下知兵者以公言為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  
原聞元昊之和公論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直  
益備遽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  
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  
或為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  
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祖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

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太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塞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初京師所遣戍兵晚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曰日東軍而士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

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一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公方建請於邠延渭三州各以士兵二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其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擄之破其和而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亦視與靈元中兗爾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並行狀

子曰誠信足  
以感久此時  
方用得着耳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七首至臥内遽褰幃帳公起  
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諫議及來自  
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  
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  
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載  
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  
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  
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

學史

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毋恨齟齬功  
不就故作閑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  
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  
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  
未谷退於殿廬中稍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  
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謂公笑  
止之會富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為忤  
公全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  
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一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

無事問人事  
事庸同丁事  
不合便成嫌  
怨天下事所  
以多敗則二  
公宜非戶人

放萬餘人不  
為就事竟歸

公自有規度  
亦可輕說

路軍不堪戰者為崩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  
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  
者哉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  
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  
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太  
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佞倖進有能  
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  
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

識之曰韓琦性直行狀

蘇子美輩為進奏院事發仁宗為護者所惑夜遣中  
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  
官遠京城捕館職甚夥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  
行遣上色悔久之別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  
否賈昌朝參政陰上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  
力以辨至列狀言上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  
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論

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錄別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  
 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  
 者，聽其執除。遇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  
 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家傳

徙鎮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騎不可使，  
 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捽  
 首，斬軍門外。上死，攻圍，賻賞其家，恤其孤兒，使繼  
 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指授  
 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號為可用。

冠河朔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  
 路刺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行狀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時為帥，聞之，馳入倉，羣  
 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  
 退。」後出懷中米一裹，曰：「奇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  
 斛約八銀，內地不售。一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  
 銀。適皆自汝扇，搖命盡戮十卒於前。公凝然不動，  
 一軍股慄。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  
 唯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



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行狀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一欲就館卿毋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以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爲天下

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官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譏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收爲天下賀又召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爲太

子尚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言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卽帝位宮門徐開進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各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行狀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

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遺事

英宗初爲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遺事

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

愕癡立莫知所措。公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並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

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太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別錄

英宗遇貂蟻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公獨屹然不動。且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廉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無妄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為媼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後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見謂王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

事至此可謂心誠無欺

英宗公不為  
深慮其  
力不能

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幸。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往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宗既自邇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

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繼。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別錄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長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

看此處

方處喪素仗未真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即辦不  
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  
不久即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  
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改名德太后若脫然復  
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公曰  
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  
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徹坐乃  
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

孟補十五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  
百人之類太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乃肯放下  
陛下何惜此邪並別錄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  
陰進廢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  
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  
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母不容之  
乎慈聖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中尋  
兎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  
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如思。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  
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  
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哀命奉戴嗣君。  
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  
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  
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  
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  
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

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矣。熙寧中。歐公退居。賴上聞言。及此。曰。古所謂社  
稷。臣韓公近之。龍川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  
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  
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  
長筭大策。如取大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  
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  
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

事不可為 別錄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温  
 公在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  
 雖悟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  
 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鼎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在  
 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  
 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  
 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聞見錄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

自執相信若  
 此友可為志  
 合道學

深察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  
 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

者愧服 温公撰 祠堂記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大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  
 見丞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入議及十  
 事第二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  
 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



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其辭則以其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燕談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太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與人。行治平三年，上疾革，一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

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為皇太子。」公曰：「太王乃親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即位，王陶自東宮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缺，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

誣上察其奸罷陶言職行狀

陶言公不押常朝班為跋扈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

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

臣矣帝為之動出陶知陳州聞見錄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一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

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

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

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深

然納焉家傳

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公為參政凡事該

此去非專以  
進退自潔蓋  
神宗氣粗而  
志大識短而  
神昏多動少  
靜公以微窺  
之故堅忍求  
去觀其與英  
宗云何事不  
可為則知英  
宗時事甚難  
指手公肯一  
身獨任請英  
宗可事也公

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

公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塵史

英宗上僊会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

欲何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匕人見責不退書開陳

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

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

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大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

之上不許遺事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觀陟辭之日上從容訪問

豈有潔者哉

此時不直謂  
為陰知時事  
先時次于去  
為陰知主心

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  
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  
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  
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  
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  
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遺事

公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  
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

不同故也帝以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  
先帝為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  
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荆公強辯類此公請冊  
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  
後宮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公有以處之  
矣然荆公當英宗世屢詔不至實自憚也聞見錄  
改判大名時朝廷行青苗法眾議謂非便臺諫官及  
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有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  
罷其法條列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搆本院  
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

駁事件即將臣元素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大  
槩用偏辭曲說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  
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  
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  
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買者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者其物也  
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  
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弊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  
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

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  
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貫也祭祀喪  
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  
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授之以國服為  
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價也故有息使  
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  
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  
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  
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

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  
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者萬  
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  
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三千臣謂如  
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  
時未必如此也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  
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  
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  
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  
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上聽且謂天下之人  
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在有  
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  
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  
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  
中借物限旬日二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  
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  
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誡天下之公言哉  
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  
告唯參政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  
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非便  
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今出既而又曰公著  
言韓琦近有草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  
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  
安石遽曰只此可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  
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  
之今康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訕  
明坐所因公亦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  
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家傳

初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號官屬亟奉

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行狀

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發判每讀書至達旦畧  
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  
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  
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  
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  
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  
作畫虎圖以詆公薨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輻猶不忘少年之語也開見錄

我本自讀書  
注書以讀書  
謝勅工此感  
屬乃因此嫌  
然人之福刻  
國道不祥者

事考成書君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君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別錄  
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遺事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央一守把兵士方一十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

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元城語錄  
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猶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王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

宋後集

來介曰以待中在此故特名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需索也行狀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跪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費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

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滄瀛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人作戰直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二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



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太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

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作制市易務新置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那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羸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  
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  
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  
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  
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  
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  
官之類因而罷失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  
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  
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  
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

文曾皆上不與之論時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  
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荆公  
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  
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  
言哉開見錄

初為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  
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家蓋當  
時市井小民凡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  
效此語自在館閣已有重望于天下與同館王拱

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爭  
喧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請  
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  
公為樞副石介有慶曆盛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  
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後為相歐陽永叔作畫  
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  
以為知言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  
起皆公力也遺事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  
敢天下以為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為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  
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  
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  
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  
著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

初節原不易  
以晚節歷久  
全段都見故  
難耳

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別錄

此語見公虛心見公實心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同上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

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並遺事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舉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二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遺事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為夷狄

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壤塚而得  
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物每開宴客特設一  
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  
酒勸坐客俄為史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  
然吏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  
毀亦自有定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  
有坐客皆嘆公寬厚不已遺事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侍兵持燭侍兵匆視燭然

公鬚公遠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解和燭矣軍中感服別錄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  
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  
畜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  
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  
聞之家傳

有問公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英宗欲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一屬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粗勝質遂然之遺事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別錄公平日獎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大濫其實會中不啻

黑白

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彀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黜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濟公臨大事全是戶如何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鷃自負望而畏之

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遺事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  
 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一冠立朝聞天下善  
 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  
 歸之言公未必盡出言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  
 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為相論  
 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  
 申公以進賢自在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  
 公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遺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

偏規慎小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獨之及幕府  
 有闕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  
 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踰年環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  
 不錯餘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路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激者潞公曰彥博  
 豈敢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此籠材蒙朝

耳  
許遠故承足

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並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

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一萬生

靈邪別錄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

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

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

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

也陛下何惜不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叢談

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

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

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

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

言及也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

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

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

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

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遺事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大明白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別錄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為是以不及於古人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

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別錄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

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譏然矣  
此出於有心也遺事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  
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  
其為人二行狀

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  
入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  
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嚴憚之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由天資不由講學上蔡語錄  
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一

後集

朱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

配享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

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

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

久爲君關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  
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  
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卽議婚公遂以賢  
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  
獲一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  
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門又言夏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  
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  
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  
萬一虜主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  
燕如公言仁宗悔之

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  
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近禁民赴闕者公上  
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  
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夏守彬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彬已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

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

翰撰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太師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安道為諫官。再以疏論。列皆中。留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

人繳還詞頭。蓋自公始。安道見呂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皆此類。龍川志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

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嚴勸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寧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大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

富公語不但  
至誠兼於理

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  
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功於北末  
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  
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  
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  
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  
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一人爾羣  
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  
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  
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  
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  
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  
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帝之命使  
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  
入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耳朕不欲以地故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人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殺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瞞人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既懼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又議之於



此何等事而然仁宗明也而為夷簡欺而不察亦一累

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神道碑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

其忠直如此間見錄

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溫公日錄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作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事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

蘇文忠公集

上方辭曰增幣非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神道碑

熙寧中公罷相鎮臺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須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言裁處徐語七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為不可及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乎潮水燕談

王拱辰言於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敵中國尔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士字生民尔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遠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筆錄

慶曆三年三月命公為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

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遠弛虜  
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  
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改因以  
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  
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被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  
爲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  
王蔡爲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之公既  
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  
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  
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  
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二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  
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  
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  
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  
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  
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

矣。從之。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責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

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入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為兵又萬餘人

神道碑

邵伯溫曰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

夫相慶於朝仁宗密院得知之謂待臣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一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神道碑

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大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家塾記

至和間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

若使行之必  
日則辭賦亦  
未必升而管  
求者高科矣

事類公考

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今行之聞見錄

公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歲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碑

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

會同通鑑  
等類見大

不料以爲患自此一火稍稍有隙龍川志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  
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  
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亟令儀  
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爲樞  
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  
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  
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

明是韓賢何  
以兩賢之也

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  
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  
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  
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  
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  
不廢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  
皆不祭弔國史著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  
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自而震怒響滿殿擲除自擲

此事又富正  
韓然韓  
心服善

下公慨然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  
九帥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  
之怒不為常事除自也必以臣等有過惡可怒  
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公進  
說猶久之不已是以道富公奏議序  
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  
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也邵氏後錄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後五上章辭

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  
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  
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覓有於上前言災異皆  
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  
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此必  
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  
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  
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

宋後集

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並碑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来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

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尚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達老將與尚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



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寧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尚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聞見錄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上默然良久曰

安石何如公亦默然八月以使相判亳州

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

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

惡其人。概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聞見錄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達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公曰。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南地界。決不可許。

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會翌日疾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

詔。紳士之。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言。詔以公為司徒。

公為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于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並神道碑

元豐六年。公為相。言。小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

誠君子之言

識者方和叔于季路聞此亦然

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折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折左丞王安禮曰弼之口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太皇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聞見錄富公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湊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士教于鄉古之小人當

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是以爵位進退體為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之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哉

呂集

故事宰相以茂相致任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一十石外皆不受公清心

公晚年眉

宋後集

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聽禮家廟  
 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塵吏云富鄭公  
治家嚴整子舍  
 女僕咸不得互相女僕咸不得互相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  
 往來往來開門肅如也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  
 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膺及  
 諸甥皆同居公之策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  
 不敢變嘗皇極之建中靖國初權為河北西路提  
 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出以不行青  
 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  
 郎崇寧中卒聞見錄

富公之客李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  
 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弼自辭  
 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它人也蓋潞公  
 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  
 禮復厚矣聞見錄  
 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  
 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畧之  
 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神道  
碑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見氏客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媿  
以殺為穢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  
宗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  
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勅其後人帝  
命是承勿劓則人矧敢好兵百二十年講兵與刑  
惟彼犬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  
公尺筆答之既復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  
相望再聘于燕邊方以寧景德元年始盟契丹公  
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馬  
降格于庭云有天赦已而公生天欲赦民公啓其

衷遠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小公手撫摩水潦  
存飢散寒而東方有萬人仰哺公之在內自  
泉流瀕其山四方自葉流根自官維以自度維正  
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隄呈其嘯自墳其  
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畱臣賦作頌以配  
崧高蘇內翰碑銘  
歐陽修 文忠公  
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  
參政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至

名臣言行錄 卷二 宋 治 集

以被畫地學書人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誦比成  
 人將舉進士為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官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  
 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每官始從尹師魯遊  
 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知其  
 賢還朝薦之東門撰  
 公少時從甲間借書讀或批之抄之未畢而日成頌  
 矣吳承高撰

范文正忠亮謹直言無回避在官不便因言公離間  
 大臣形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  
 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  
 貶監鄆州稅公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  
 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隆授夷陵令公復與師魯  
 書云五六年來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忽見吾  
 輩作此事下至童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作四  
 賢一不肖詩以歌之記甫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  
 帥辟公掌機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

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行狀

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帥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  
且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  
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君但當  
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公  
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  
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  
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每曰不試與  
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連公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且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

大用而不果也行狀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  
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萬  
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行狀

保州兵亂以公為河北轉運使陛辭上諭無為久  
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  
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  
北諸軍怯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州郡公奏乞  
優假將帥以鎮壓上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  
招以不死無而悉誅之脅從千人亦分隸諸州

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  
屏入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不從爲不細  
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  
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路戎器河北方  
小治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  
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  
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  
治張皆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備降官知  
滁州神道碑

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北復被命權知鎮州  
既力沮其議且曰修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  
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入關河北之  
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躬擅命專權自作威福  
已收却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  
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  
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特  
活一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遺事  
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  
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錮鍊就仍乞不錄問內



因官中竟呼  
謂盡無入若  
此等即於外  
廷亦稱賢士

官王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

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公遂清脫

魏公別錄

公子和初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

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

同州而言者多謂公無罪上亦悟留刊修唐書俄

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

御既久遍閱天下上羣臣未有大稱上意上思富

韓之賢復召寘一府時慶曆舊人惟公與公三

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

神道碑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乃讀而愛之  
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  
見其篇篇有意歎曰秦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  
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識諱之書淺俗詎怪悖經妨道凡  
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  
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識諱之說逐旋  
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呂氏家  
塾記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  
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以險

怪知名者黜去始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  
文章自夏變而復古

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  
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  
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並神道碑

公嘗語人口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  
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  
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無効則不如貧醫貧  
醫無僕馬舉山生疎為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

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  
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  
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  
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人郡公至一五日間  
事已十減五六 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  
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厚為  
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遺事  
公為政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

墓誌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余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採納之意如此五十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論述仁宗遠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一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上卽道今日舊名曰名其今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因又啓之上一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

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日上猶在僕主喪乃議起復上大喜曰如此甚好一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下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上一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語勅降什問門某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卽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韓公力贊之

遂降詔立爲皇子仍更名某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所釋曰旁七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上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一自在濮邸卽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三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公奏事錄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入之路稍狹公屬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蓄之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爲河東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皇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修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非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銜冤受屈於理未安然之奏事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

者指公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元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

遺事

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凡問有乏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哀杖期云云其言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

蘇氏談訓

英宗之喪歐公於衰絰之下服紫地皂花繫緋袍以

入臨劉庠奏乞貶責上遣使語歐陽公使易之歐

陽公拜伏面謝

溫公日錄

公長子發娶冲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歐陽公之妻族

也曩歲坐舉官不當被劾遷延踰南郊赦放原良

孺由是怨之揚言於眾云公有帷簿之醜朝士以

濮議故多疾公由是流布遂廣蔣之奇遂以此事

劾之仍言某月日彭思永為臣言上以為無是事

之奇伏地叩頭固請以其奏付密院於是公與冲

卿皆上章自辨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

小人傾危伎倆士君子當待以公心不可為其所動歐公之薦之奇亦其黨同故卒受反射耳

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無以對俱坐請官仍勅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始修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弄之弓日錄蔣之奇彈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為笑龍川志公與魏公同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

誌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馬永卿云

嘗獨對奏曰近聞臺諫屢奏臣專主濮議上荷陛下保全言者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眾怨每見奏事時或二相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往往面折其短若是奏事時語可知人亦不喜也今後少戒此臣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奏事錄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碑除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

思守拙衆方興，公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以本官知蔡州。行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丞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平 倦遊錄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十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說為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

壺吾老其間是為六一行狀

自云學道二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遠貶三峽，流落累年。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而共於國。家希文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已，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以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

范之呂相一  
生歸終非果  
能進用范公  
希文之解仇  
書歐之神道  
碑蓋以呂黨  
布列示之廣  
大若謂純仁  
全乎矣實則  
又非其所見  
有小大耳

此學遠出諸  
公可一破耶

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吾堯宋善惡異也  
知桓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存賢行時人  
未知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  
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  
因其失傳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  
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詢其所  
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  
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  
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

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  
云乎

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  
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  
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  
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  
失為尤多行狀

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  
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刑  
詳列傳今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



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制。修書六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其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

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也。並遺事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眾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墓誌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効之。不詭

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刑韓國公母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

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碑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為

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公與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

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

秉喻也公曰不歿吾子皆時才異自臨事當自知

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敗吏

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

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

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

以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

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

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入望我必為

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芸公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已然使誰當且曰貧

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行狀

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官祿吾  
 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  
 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  
 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  
 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  
 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  
 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  
 見真偽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東坡集

蘇內翰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  
 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

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  
 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  
 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  
 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  
 自濯磨以通在經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  
 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

歐陽文忠公答李諷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  
人之所罕言或因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  
有是說然大約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  
楊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畧也臨岐計都官用章  
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欲言吾知永叔  
詒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塵中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  
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此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  
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性必先永叔論別是非利  
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下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  
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龜山語錄

宋朱晦菴先生言行錄後集卷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文彥博 潞國忠烈公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兒矣聞見後集

寶元中河東調漕使堂上議難得可在者章郇公言  
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  
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退許公嘆曰  
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  
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  
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  
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  
限并許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  
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東齋記事  
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

拆馬房為薪不可遇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  
為變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  
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  
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  
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  
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上許之  
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  
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

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盡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街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效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緇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記聞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鈔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鈔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

做不出

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記聞

至和初陳恭公罷並用文富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二公久有人望一日復用朝士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予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入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未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縉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罷籍時為樞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一萬。

唐介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下殿，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加用焉。

此等人所難  
忘恩怨  
言敵好  
故余近  
學勤久  
簡好做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寒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闈，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者？郭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息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



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公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醮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問

熙寧二年公為樞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位公下公言國朝樞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上從之目錄

慶州軍亂一府人議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

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墮積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傳為漕頗慢魏公魏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慢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

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入辯急初入謁公方坐廳事閱議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念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二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是鎖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奏付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

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公得之不言一日謂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逃出去未幾罷焉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聞見錄

元豐二年王堯臣子司老言至和二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太計遂定會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未琦等卒就大事蓋琦

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彦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縉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勳，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之語，當世榮之。

元豐間，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為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耶？當避之。煥曰：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

始終幹  
婦事

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官，以言彦博謫彦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彦博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彦博言，起參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彦博同執政，相知為深。義問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公門下。後薦以為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公之德度絕人如此。聞見錄

元豐五年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

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二人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申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溫公與數人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

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於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蕭聞見錄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賦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能及。賈樂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

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東坡集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益。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

言。聞見錄

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在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向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慢入久之始用文富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彥博有才然瞻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

仁宗可謂憂天下之憂

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修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南豐雜識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本有婿為縣巡檢幸公庇之又曰本非獨奉于亦有以奉助本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

其奸狀上于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記事

趙鑿 康靖公

字叔平應天府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公與歐陽修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鑿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公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公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河北轉運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羣臣無敢言者鑿

如此制行方消其得朋黨二字歐公論雖云以同道為朋然喜同護短諸君子未嘗無累

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闡房勝昧之事輕加汚穢臣與修踪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公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鑿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鑿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事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

為例改知審賢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詮  
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  
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且夕為學士可少待  
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  
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一十卷奏  
之上甚喜賜詔曰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  
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  
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並蘇  
內翰  
神道碑

吳牟文肅公

字長文濰州人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事仁宗  
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始公為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

年劉貢父撰墓志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為蠹政也及在諫官遂  
專以禁切左右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  
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  
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  
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



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

奉使契丹虜中羣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並墓志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曾公曰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公公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別錄

張方平 文定公

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以太子少師致仕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謹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

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

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元昊叛。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元昊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為總帥。居長安。不臨邊。公為諫官。言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

皆不問有總帥之名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  
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  
從之龍川志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  
敝不得休息耕牧虜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  
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  
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  
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  
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

乏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  
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  
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  
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  
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大悟  
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  
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  
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

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  
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自陝右用兵公私因之公言自祥符已來萬事情弛  
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  
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  
一切大商奸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  
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  
廷頗用輕峻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  
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  
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

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  
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並募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  
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  
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  
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以官之不患其  
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  
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  
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

名臣言行錄 卷三  
二  
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  
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  
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  
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  
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  
參政多致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  
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  
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  
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  
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

此皆殊不

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  
敝也大臣恣為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  
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若仁宗中年  
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  
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  
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  
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  
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  
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  
賈誼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

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龍川志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  
 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中部川首領者  
 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  
 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杖絡  
 繹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里安能為  
 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  
 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中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  
 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  
 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中部川之澤

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先是  
 朝廷獲智高毋予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  
 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  
 今紀之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壓  
 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  
 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  
 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有備而  
 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  
 備矣

英宗不豫召公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自降詔立  
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上九疾書以付公墓誌

上將召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  
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  
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  
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  
曰能少留乎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

大皇帝上安  
靈中時弊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不勤  
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  
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  
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  
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  
而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  
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  
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還取幽薊自  
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  
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

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並誌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一府觀焉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太

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談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二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而退則社稷之福也。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論用兵起獄尤



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  
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並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70